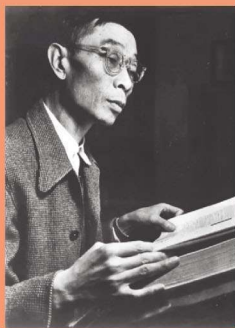


幻 灭

Illusions Perdues
Honoré de Balzac

〔法〕巴尔扎克◎著
傅雷◎译



门户的光彩和荣誉，
家庭之中的英雄，
这些美妙的希望都一去不复返了。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/ 内容介绍 /-----

《幻灭》讲述了两个有才能的青年梦想遭受毁灭的故事：一个野心勃勃，贪图虚荣，梦想凭生花之笔博取文坛上的名誉，跨入巴黎上流社会，但在文学已沦为商品的社会中堕落成出卖灵魂的无耻文奴，在文坛倾轧中身败名裂；另一个心地淳朴、埋头于发明创造，却因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，被迫放弃发明专利，隐居乡间。作品反映的法国大革命后整整一代青年的社会处境和精神状态，使之成为《人间喜剧》中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杰作之一。

/ 作者简介 /-----

巴尔扎克（1799—1850），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。他一生创作九十余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和随笔，合称《人间喜剧》，作品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生活，代表作为《高老头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等。马克思、恩格斯称赞他是“超群的小说家”和“现实主义大师”。

他用巴黎生活做标准，衡量淳朴的内地生活，忘了他这一家子艰苦卓绝，过的清贫简陋的日子，原是他造成的。

责任编辑：丰雪飞
出版统筹：朱艳华
封面设计：蒋宏工作室

利之所在，
虎视眈眈。



微信公众号



官网

ISBN 978-7-5171-2768-0



9 787517 127680 >

定价：49.80元

幻 灭

〔法〕巴尔扎克 著

傅雷 译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幻灭 / (法) 巴尔扎克著; 傅雷译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171-2768-0

I . ①幻… II . ①巴… ②傅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 . ①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0680 号

责任编辑: 丰雪飞
出版统筹: 朱艳华
封面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8

字 数 480 千字

定 价 49.80 元 ISBN 978-7-5171-2768-0

读傅译《幻灭》

一九六四年十一月，傅雷先生回首译事，称：“《人间喜剧》共包括九十四个长篇，已译十五种，虽不能囊括作者全部精华，但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最优秀作品，可谓遗漏无多。法国一般文艺爱好者所熟悉之巴尔扎克小说，甚少超出此项范围。”

其所译第十五种，是《猫儿打球号》，于一九六五年底寄交人文社，惜乎佚失于“文革”浩劫。连译者本人在内，见过此稿者恐怕只三两人。书无，惟留文字记载。有意思的是，巴尔扎克在其亲自编订的《人间喜剧》分类总目里，把 *La Maison du Chat-qui-pelote* 列为总第一篇（第一大类 *Études de mœurs*——“风俗研究”下，第一分支 *scènes de la vie privée*——“私人生活场景”之首篇），而却是傅译巴尔扎克的最后一篇！《猫儿打球号》是先生收官之作，《幻灭》才是真正的“天鹅之歌”。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”，故也将 *le chant du cygne*，译作“天鹅哀鸣”；法文字典里，指其寓意为 *le dernier chef-d'œuvre*，最后的杰作。《幻灭》可谓兼备（早中晚期）众美，译笔明净，精审不磨，无愧于最后的杰作之称誉。

传统的翻译研究，主要是译本研究；近二十年来，开启过程研究，研究翻译中人——*le traducteur au travail*，翻译主体——*le sujet traduisant*，走向译者——*aller au traducteur*。过程研究，难于译本研究；译者怎么翻，你怎么知道？David Hawkes 在翻译 *The Story of the Stone*——《石头记》时，随翻随记，留下一份 *The Story of the Stone: A Translator's Notebooks*——《红楼梦英译笔记》，计有四百一十六页，研究者如获至宝，可破解其译思和心得，读出其翻译过程

的“有声思维”。傅译巴尔扎克,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后。旧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,特别持重,只在书末注明译出年月,不多着笔。所幸现有《傅雷家书》,译《幻灭》的过程,能从中钩稽出若干条来,已属难能可贵。

傅译《幻灭》,“从一九六一年起动手”,有“七百五十余页原文,共有一千一百余生字。发个狠每天温三百至四百生字,大有好处。”同年六月,收到“宋[淇]伯伯从香港寄来”的“《幻灭》(*Lost Illusions*)英译本”。“至此为止,此书我尚在准备阶段。内容复杂,非细细研究不能动笔”。——“事先熟读原著,不厌求详,尤为要著。任何作品,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,是为译事基本法门。”先生这样告诫翻译学徒,他本人原本就这样做,一直身体力行。

一九六三年三月谓:“我的工作愈来愈吃力。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,第二次修改(初稿誊清后),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,几等重译。而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(线条太硬,棱角突出,色彩太单调,等等)。改稿誊清后(即第三稿)还改一次。”初稿日译千字,二稿日改三千,三稿还得改一次。“翻译工作要做得好,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。”

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致人文社总编室:“兹另邮双挂号寄上拙译巴尔扎克著《幻灭》(三部曲)三册,请查收。译序可用则用,可改则改,万一不堪造就,即摒弃亦无妨。”《幻灭》“从一九六一年起动手”,到一九六四年八月寄出,“总共五十万字,前前后后要花到我三年半时间。”《幻灭》到“文革”后,于一九七八年作为傅雷遗译始由人文社出版,惜译序亡佚。

译此书时,于一九六二年初致梅纽因函说道:“目前我每日可工作约八小时,然而巴尔扎克《幻灭》一书,诚为巨构,译来颇为费神。如今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,亲密程度几可与其作者相较。目前可谓经常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。”可谓入乎其内,相当投入。

《幻灭》已译了一年多,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告傅聪:“近来我正在经历一个艺术上的大难关,眼光比从前又高出许多(一九五七年前译的都已看不上眼)。”

眼光又高出许多,何从得窥其端倪?此处录一九六三年初致笔者函中语:“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:重神似不重形似;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,无生硬拗口之病;又须能朗朗上口,求音节和谐;至节奏与 tempo 当然以原作为依归。”先生一九五一年重译《高老头》时,提出翻译“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”,十二年后颠倒上下,强调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,突过前言多多。

傅雷翻译,通常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两大时期。新中国成立前,先生自称还没脱离“学徒阶段”,对话生硬死板,文气淤塞不畅,新文艺习气尚刮除未尽;新中国成立后,进入成熟时期,译文以传神取胜,独树一帜,卓然成家。据上文“一九五七年前”一语,则成熟时期似又可细分为:早期,一九五七年前;中期,一九五七年后;晚期,《幻灭》阶段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,先生四十出头,意气风发,每年推出一本新译。《幻灭》里人物大丹士谈到写作,曾发表高见说:La passion a des accidents infinis. Peignez donc les passions, vous aurez les ressources immenses.——“痴情变化无穷。你一描写痴情,办法就多了。”巴尔扎克就擅长描述极端的痴情,如《葛朗台》之于吝啬,《高老头》之于父爱,《贝姨》之于嫉妒,《邦斯舅舅》之于收藏,而《夏倍上校》,朗松推为“最悲壮”(un pathétique puissant)。据法国评论,写痴情,后起作品尚未有突过巴尔扎克者。原著精彩,译笔讲究,致力于“行文流畅,用字丰富,色彩变化”;并以此三要素,营构语体文的美学生成。其译文之美,交口赞誉,当时在文理科大学生、知识精英中流传甚广。而翻译风格尤受赏识,作家叶兆言,言其文风就颇受傅译文体影响。《葛》《高》《贝》《邦》《夏》,为傅雷翻得最好的五本巴尔扎克小说。此五书专美于前,《于絮尔·弥罗埃》(一九五六年底出版)像拖了一条光亮的尾巴。

一九五七年后,划为“右派”,对狷介孤傲的译者,也创巨痛深,心情难免暗淡。痛定思痛,韬光养晦,从西学取进,转向老庄出世,开始研究碑帖,培育英国玫瑰。其间译有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(一九五八年四月),《搅水女人》(一九五九年十二月),《都尔

的本堂神甫·比哀兰德》(一九六一年二月),文风随遭际而转变,译笔似与前期稍异,尤其《搅水女人》,很有点旧小说味道。试举两例:De douze à quatorze ans, la charmante Rabouilleuse connut un bonheur sans mélange.——“可爱的搅水姑娘从十二到十四岁一路享福。”又:La petite Rabouilleuse était si contente, en comparant sa situation chez le docteur à la vie qu' elle eût menée avec son oncle Brazier, qu' elle se plia sans doute aux exigences de son maître, comme eût fait une esclave en Orient——“搅水姑娘拿她在叔叔家过的日子和医生家的一比,只觉得称心受用,当然像东方的奴隶事事听从主人。”“一路享福”,“称心受用”,不是孤立两语,当与全书文体一致。一九五七年前,译笔有光彩;一九五七年后,文字尚简质。其一九六三年致笔者函称:“旧小说不可不多读,充实词汇,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。鄙人于此,常感用力不够。”可见,当时正在用力。旧小说味道重,就会不大像外国小说。

后期,《幻灭》阶段。“从一九六一年起动手”,但就在一九六一年初,为提高傅聪的艺术修养,特用毛笔,花一个多月工夫,誊抄《希腊的雕塑》一编,约六万字,并加笺注。抄时得重温希腊精神,“追怀二千年前希腊的风土人情,美丽的地中海与柔媚的山脉,以及当时又文明又自然,又典雅又朴素的风流文采。”并把希腊精神,比之于“我国两晋六朝”,其襟怀气度与前一时期自是不同。大概于抄录同时,开始翻译《幻灭》的种种准备。稍后,九月卅日,报载摘帽。

讲到张爱玲的文字技巧,傅雷指出:“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,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,究竟近于玩火。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,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。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。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。”旧小说文体用到翻译上,有个适应和适度的问题。从很有光彩的语体文,经过古朴的旧文体陶洗,傅雷译《幻灭》时,趋于一种明净的文体。先生向往清明高远之境,明净就是文字洗练,干净。举《幻灭》第二部中一句句子为例:Chacun se sentant de force à être à son tour le

bienfaiteur ou l'obligé, tout le monde acceptait sans façon. ——“每个人都觉得可以与,可以受,坦然不以为意。”文字相当简洁,细读意思也很清楚。先生辞世近五十年,法语界还无人能译到这水平!在《幻灭》全书已译出,改二稿时说,“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(线条太硬,棱角凸出,色彩太单调,等等)。”“这四五年来愈来愈清楚地感到自己的 limit[局限],仿佛一道不可超越的鸿沟。”才华出自年华,老去才退,不无先例。另一种情况是,因傅译已趋顶尖水平,更上层楼,不免万难突破之感,只好让他留在翻译家的苦恼里!

《幻灭》是《人间喜剧》数十部书里篇幅最大的作品,巴尔扎克于一八四三年作品完成当年,曾致函 la Princesse Belgiojoso,称此书是“我作品中首要之作”。——“l' Œuvre capitale dans l' Œuvre.”

《幻灭》反映王政复辟时期从内地到巴黎,新旧交替,“一方面是内地和巴黎的地方背景,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的时代背景:从大革命起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一个时期为止,政治上或明或暗的波动,金融和政治的勾结,官场的腐败,风气的淫靡,穷艺术家的奋斗,文艺思潮的转变,在小说的情节所需要的范围之内都接触到了。”《搅水女人》译者序中的这段话,也大致可移用于解读《幻灭》,因为两书同属“风俗研究”编之“内地生活场景”。

傅雷在分析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这个中篇时指出:“巴尔扎克又是保王党,又是热心的旧教徒”——“不错,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;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;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。但是,尽管如此,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,恰恰是这个时候,他的嘲笑空前尖刻,他的讽刺空前辛辣。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,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,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,这些人在那时(1830—1836)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。这样,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;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,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;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

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——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，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。”

引文中提到“圣玛丽修道院”，法文原文为 *le cloître Saint-Méry*，傅雷在书中译作“圣·曼里修院”。这批共和党英雄的活动和事迹，主要见诸小说第二部第四节 *Un premier*——第一个朋友，和第五节 *Le Cénacle*——小团体。手捧本书的读者，倘无暇从头细读，不妨先看这二节。第一个朋友和小团体，是书中最有思想性和崇高感的片段，是《幻灭》全书的精华，或许也是《人间喜剧》中的一个亮点。

“小团体”一节是如何写成的呢？巴学专家 Antoine Adam 研究《幻灭》手稿，发现原稿上并无此节：“La longue description de ce groupe^① a été ajoutée sur épreuves”——“长段描写小团体的文字，是校样上加进去的。”就是说，巴尔扎克在改校样时，看毕第一个朋友，觉得意犹未尽，就顺此思路，下笔滔滔，增添一段妙文。据考证，大丹士 d’Arthez，是依一文社核心人物 Buchez 为原型的；在复辟王朝和资产阶级王朝下，涌现不少主张社会改良的青年社团，最有名的如圣西蒙小组——*le Cénacle saint-simonien*。正是基于广泛的社会接触，和深刻的社会观察，巴尔扎克在状摹金钱肆虐的恶俗世界之际，构筑了艺术与思想的神圣殿堂，在描述新闻界“这个不法、欺骗和变节的地狱”时，不忘知识界还有这个超群绝伦的“小团体”，即在混杂的社会现象里见出希望之星，理想之光。这才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度刻画，才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。巴尔扎克的宏伟抱负，是要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立言，正是凭借其胸罗万象之大襟怀，高屋建瓴，才有此雄健瑰伟之大文章。

上面之所以不惜篇幅，引了几占半页的恩格斯致哈克奈斯函，只因为此系笔者看到的所有《幻灭》评论中最精到之言。巴尔扎克写得精彩，恩格斯评得深刻。看过这部小说，再读这段评语，会

① 引文中上上一行，正式用过 *Cénacle*，出于修辞考虑，用字避复，此处换用 *groupe*，理解绝对无误。

更叹服其警辟，独到。恩格斯的博识，连资产阶级作家都为之折服，莫洛亚在所作《巴尔扎克传》中，以赞同的态度，引恩格斯语：“J’ai plus appris dans Balzac que dans tous les livres des historiens, économistes et statisticiens professionnels réunis ensemble.”——“我从巴尔扎克那里所学到的东西，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加起来还要多”！

笔者算是看过一点法国作品，而恩格斯并不专门研究法国文学，偶谈《幻灭》，鞭辟入里；扪心低首，良可愧也！书中 D’Arthez n’admettait pas de talent hors ligne sans de profondes connaissances métaphysiques. ——“大丹士认为不精通形而上学，一个人不可能出类拔萃。”精通形而上学，谈何容易！而这似乎是一切人文学者的基本功。基本功不到家，今无知妄作，以抄书当评说，似我这样滥竽学界，浅学无成，早可废然歇笔矣！

罗新璋走笔于二〇一三，癸巳白露。

目 录

第一部 两个诗人 / 1

第二部 内地大人物在巴黎 / 118

第三部 发明家的苦难 / 396

第一部 两个诗人

一 一家内地印刷所

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代,内地的小印刷所还没采用斯丹诺普印刷机^①和油墨滚筒。安古兰末虽然凭着当地的特产^②同巴黎的印刷业经常接触,用的始终是木机。俗语把印刷说做“叫机车叹气”,就是从木机来的,这句话现在可用不上了。城里落后的印刷所当时还用皮制的球,给掌车工人蘸了墨涂在铅字上。预备铺纸上印,排满铅字的版子,安放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,所以盘子在行话中叫作“云石”。这种机器尽管简陋,埃尔塞弗,柏朗坦,阿尔特和第多^③,用来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。如今遍地都是新式的印刷机了,奚罗姆-尼古拉·赛夏当作宝贝一般的老式工具已经给忘得干干净净,需要我们重提一下才行;因为那些工具在这个重要的小故事中颇有作用。

赛夏出身是个掌车的。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称掌车工为“大熊”。他们从墨缸到印刷机,从印刷机到墨缸,来来往往,动作

① 英国政治家兼科学家斯丹诺普(1753—1816)设计的印刷机,开近代印刷技术的先河。

② 安古兰末是法国西南部夏朗德州的首府,以造纸出名。

③ 荷兰的埃尔塞弗(十六至十七世纪),法国的柏朗坦(十六世纪)和第多(十八至十九世纪),意大利的阿尔特(十七世纪),都是欧洲书业史上的重要人物,世代印行精美图籍,成为有名的珍本。

很像关在笼子里的熊,那绰号大概是这样来的。大熊反过来把排字工叫作“猴子”,因为他们忙忙碌碌老在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捡铅字。在一七九三那个灾深难重的年头,五十上下的赛夏已经结了婚。全国大征兵^①几乎把所有的工人编入军队,赛夏亏得上了年纪,成了家,逃过兵役。印刷所的老板,也就是行话所谓“傻瓜”,死去不久,遗下一个寡妇,无儿无女,店里只剩一个掌车的赛夏。看来铺子立刻要关门了,孤零零的大熊没法变成猴子,因为他只管印刷,一字不识。一位人民代表^②急于分发国民议会的皇皇文告,不管赛夏有无能力,给了他一张印刷执照,征用印刷所。赛夏公民^③收下棘手的执照,拿老婆的积蓄送了一笔补偿费给东家的寡妇,只花一半价钱买进印刷所的机器。可是这不算什么。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,一字不能印错。奚罗姆-尼古拉·赛夏正在为难,幸而碰到一个马赛的贵族,怕丢了田地不肯逃亡,又怕丢了脑袋不敢出面,只能找个工作糊口。特·摩公勃伯爵穿上寒伧的工衣,做了内地的印刷监工。某些公民为着隐匿贵族而被处死刑的布告,就是那监工从排字到校对,改校样,一手包办的,再由升任傻瓜的大熊拿去印刷,张贴。他们俩居然太平无事。一七九五年,恐怖的风暴过去了,尼古拉·赛夏不得不另找一位兼做排字,校对和监工的多面手。一个拒绝向政府宣誓的神甫接替特·摩公勃伯爵,直到首席执政恢复天主教^④为止。神甫在王政复辟时代升为主教,在贵族院和特·摩公勃伯爵坐在一张凳上。尼古拉·赛夏在一八〇二年上不比一七九三年时多识一个字,却赚了不少钱,有力量雇一个监工了。以前不在乎前程的伙计,现在叫手下的大熊和猴子见着害怕。贫穷消灭了,苛刻脾气跟着出现。印刷所老板一看到有希望挣家业,发财的念头使他对本行心窍大开,

① 一七九三年八月法国国民议会下令,在国外战争未胜利前,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男子,一律须服兵役。

② 大革命后法国国民议会成员的名衔。

③ 大革命时期废止先生太太的称呼,改用公民女公民相称。

④ 指一八〇一年七月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订宗教协议。

变得又贪心，又猜疑，又精明。他仗着自己的经验，瞧不起理论。他只要眼睛一望，就能按照不同的字体，估出一小页或一整张的价钱。他告诉外行的主顾，大号的铅字成本贵；倘若用小号的铅字，他又说排起来费工。他在本行中一窍不通的是排字，最怕弄错，所以只承接高价的买卖。凡是按时计酬的工人，赛夏都目不转睛地盯着。有什么纸厂周转不灵，他买进便宜的纸张囤起来。因此，那所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就做印刷工场的屋子，一八〇二年时已经是他的产业。赛夏在各方面都交上好运：老婆死了，只有一个儿子。他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，主要不是给儿子受教育，而是替自己预备后任。赛夏待孩子很严，有心把家长的权威延长时期；放假的日子要他在铅字架上做活，说他应该学会自食其力，将来好报答流着血汗养育他的可怜的父亲。未来的主教离开印刷所的时候，赛夏听着他的指点，在四个排字工人中挑了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做监工。老头儿的事业从此安排妥当，可以维持到孩子来接管的一天；那时铺子交给一个能干的年轻人，不怕不兴旺发达。大卫·赛夏在安古兰末中学成绩优异。老赛夏虽然是从没有知识没有教育的大熊爬上来的，非常瞧不起学问，却也打发儿子上巴黎研究高等印刷，好不严厉的嘱咐大卫别指望老家的接济，必须在巴黎，据他说是工人的天堂，好好的攒一笔钱；可见送儿子到智慧的国土去留学是他的一种手段，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大卫在巴黎一边学印刷，一边进修，完成学业。第多厂的监工成了一个学者。一八一九年年终，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回去接管买卖，离开巴黎，从头至尾没有花过父亲一个钱。当时尼古拉·赛夏的印刷所发行一份刊登司法广告的报纸，那是州内独一无二的刊物，另外还承接州公署和主教专区的印件。靠着这三宗买卖，一个活跃的青年不难挣一份大大的家业。

正在那个时期，开纸厂的戈安得弟兄买下安古兰末的第二张印刷执照。那家印刷厂一向被赛夏利用帝政时代连年战祸，百业萧条的局势，排挤得没有生路；赛夏为了时局，也不曾收买那铺子；这个小算盘竟害得他自己的老印刷所后来一败涂地。当时老头儿